

Ralph Waldo Emerson: Lecture
[美]爱默生 著 孙宜学 译

爱默生演讲录

面对人群他兴奋不已，将所有的作品写成演讲词；他论自然，论健康，论自助，警句随处可见，每一句话都让人心潮澎湃；他被林肯誉为“美国的孔子”；他的举止并不优雅，却具有某种只靠优雅和涵养不能传达的力量；他引导着人群走向自我：“顺从内心的召唤，你就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天才。”

LECTURE

Ralph Waldo Emerson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alph Waldo Emerson:

「美」爱默生 著 孙宜学 译

Lecture

爱默生演讲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默生演讲录/[美]爱默生著;孙宜学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朗朗书房·西方文化大众精品书系)

ISBN 7-300-05322-X/J·107

I. 爱…

II. ①爱…②孙…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7128 号



西方文化大众精品书系

爱默生演讲录

[美]爱默生 著

孙宜学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239(出版部)

010-62515351(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宝画印有限公司

开 本 965 × 1270 毫米 1/32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0(插页 6 页)

印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33 000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英雄主义	(1)
诗人	(16)
历史	(41)
拿破仑,或世界之子	(66)
哲学家柏拉图	(86)
美国学者	(116)
神学院毕业班的演讲	(137)
超验主义者	(156)
论自然	(175)
美国的文明	(219)
人即改革者	(228)
伟人的作用	(245)
爱	(265)
友谊	(278)
心灵法则	(295)

英雄主义

天堂就在剑影之下

——马哈美

红葡萄酒被无赖啜饮，
糖喂肥了奴隶，
玫瑰和葡萄叶用来装饰小丑，
雷电则是朱庇特的花彩，
低垂的可怕的花环，用光电编织而成，
环绕在他的颈间。
英雄不靠甜美滋养，
他每天只食自己的心；
伟大者的居所就是监狱，
东风正适合盛大的航行。

在以前的英国戏剧家中，主要是在博蒙特^①及弗莱彻^②的剧本中，总是将承认高贵的出身作为始终不变的主题，似乎在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里高贵的举止就像我们美国人的肤色那样很容易就能辨别出来。当什么罗德力格、彼德罗或瓦莱奥进来时，虽然

① 博蒙特(1584—1616)，英国剧作家，与弗莱彻密切合作，创作剧本十余部，独自创作及与人合作的剧本共 52 部。——译者注

② 弗莱彻(1579—1625)，英国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剧作家，与博蒙特合作创作剧本，尤以悲喜剧著称，主要有《少女的悲剧》等。——译者注

谁也不认识他,公爵或总督却欢呼雀跃“来了一位绅士”,接着就是无休无止的客套、礼节;但其余的一切则都是炉渣、废物。与从这种个人优越感中获得的快乐相一致,在他们的剧本中还包含某种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个性和对话,像在《博杜卡》、《索福克勒斯》、《疯狂的恋人》、《双重婚姻》中就是这样。在这些剧本中,说话者说得那样热烈、那么真诚,并且具有那么深的性格基础,结果,在情节中只作为最微不足道的附加成分的对话自然被提升为诗歌了。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我们只需看下面这一文本。罗马的马休斯征服了雅典,却无法征服雅典公爵索福克勒斯,以及他的妻子多丽尹的战无不胜的精神。多丽尹的美色点燃起马休斯的爱情,他试图拯救她的丈夫索福克勒斯。虽然此时索福克勒斯只需一句话就能救自己,但他却并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两人之间的情节是这样进行的:

瓦勒琉斯:向你的妻子告别吧。

索福克勒斯:不,我不会离开。我的多丽尹,

看那远方的天空,在阿里阿德涅的王冠周围,

我的灵魂将在那里翱翔。请,快一点儿。

多丽尹:等一等,索福克勒斯——好好看看我的眼睛,

不要让温柔的心这么容易被改变,

丢掉她那温和的女性的仁慈,

让我看着我的主人流血。

好了,这很好,

在我的索福克勒斯面前,太阳下的一切,

都将在我面前失去踪影。

再见了,现在去教给罗马人如何去死。

马休斯:难道我不知道什么是死?

索福克勒斯：你不知道，马休斯，

因此，也不知道什么是生。死
就是新生的开始。它结束了
一个陈旧、迂腐、厌倦的工作，而开始了
一个更新、更好的工作。这是把骗人的无赖
留给神和善的社会。而你自己最终也必定离开
你所有的花环、快乐和胜利，
那时，你的坚毅将证明自己还有何用。

瓦勒琉斯：但是，放弃自己的生命，你难道不悲伤、苦恼吗？

索福克勒斯：将我送至我一向最爱的人们中间，

我能有什么悲伤和苦恼？现在我跪下了，
但我的背向着他们；这是这个伟岸的身躯
能为神尽的最后的义务。

马休斯：放开他，放开他，瓦勒琉斯，

否则，马休斯的心会跳到他的嘴上。
这里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亲吻你的主人吧，
过你想过的任何生活吧。
噢，我的爱！你给了我双重的影响，
美德和美的影响。奸诈的心，
在你冒犯了怜悯之前，
我的手将很快将你扔进我的坟墓。

瓦勒琉斯：什么在折磨着我的兄弟？

索福克勒斯：马休斯，噢，马休斯，

你现在已经找到征服我的方式了。

多丽尹：噢，罗马之星！你这样高尚的行为，

我不知怎样表达我的感谢才合适。

马休斯：这个可敬的公爵，瓦勒琉斯，

他对命运和死亡的蔑视，
 俘获了他自己，也已俘获了我，
 虽然我的手将他的身体带到这儿，
 他的灵魂却征服了我的灵魂。
 以罗穆路斯^①的名义，你是一切的灵魂，我就这样想；
 他没有血肉，而灵魂是不能带上镣铐的，
 所以我们什么也没有征服；他是自由的，
 马休斯现在是带着镣铐行走了。

我很难回忆起我们的出版社在最近几年出版过与上面这段对话具有同一种调子的什么诗歌、剧本、讲道、小说或演讲。我们有很多长笛和六孔竖笛，但却不常有任何生命的声音。然而，华兹华斯的《雷欧德迈娅》、《狄翁颂歌》以及一些十四行诗，都包含着某种高贵的音乐。司各特有时会使人精神一振，就像柏利的巴弗为伊凡德乐公爵所画的肖像。托马斯·卡莱尔具有一种自然的趣味，可以感觉到性格中勇敢无畏的东西，然而，从他的自画像和历史画像中，却看不出在他最喜爱的东西中有什么英雄主义的特性。更早时候，罗伯特·彭斯曾给我们一两首歌。在有关哈利父子的各种杂集中，曾描述了卢兹之战，值得一读。西蒙·奥克莱的《撒拉森人史》^②描述了个人英雄创造的奇迹，就叙述者的角度而言，他崇拜一切英雄事迹，而且，他似乎认为自己在基督教牛津派中的地位要求他对憎恶表示适当的抗议。但如果我们考察一

① 罗穆路斯，战神玛尔斯之子，罗马城的创建者，“王政时代”的第一个国王。

——译者注

② 撒拉森人，古希腊后期及罗马帝国时期叙利亚和阿拉伯沙漠之间游牧民族的一员。——译者注

下英雄主义的文学作品，我们很快就会注意到普鲁塔克，他是英雄主义文学的鼻祖和历史见证人。布拉斯达斯、狄戎、伊巴斯密达、大西庇阿都受益于他，而我也认为我们得益于他的比得益于一切古代作家的都要多。他的每一个“生命”，都是对我们的宗教和政治理论家的懦弱与失望的有力驳斥。一种野蛮的勇气，一种非学院派的而是源自血液的禁欲主义，闪耀在每一件轶事上，从而赋予全书一种不朽的声名。

我们需要的是这种辛辣的有宣泄作用的书，而不是那种政治科学和私人经济方面的著作。生命只有在智者看来才是一次欢宴，而从谨慎的隐秘的角落和烟囱的边缘看去，生命则长着一张危险而粗糙的脸。我们的祖先及同代人对自然法则的冒犯也已在我们身上得到了报应。我们周围的疾病和残缺已经证明了自然的、思想的、道德的法则受到的侵犯，而一次又一次的侵犯最终导致了如今这种深沉的悲哀。使人的头低垂到脚后跟的破伤风，使他对自已的妻儿咆哮如雷的歇斯底里，使他吞吃玻璃的疯狂，以及战争、瘟疫、霍乱、饥饿，都表明自然中的某种暴行。这种暴行因为已经找到了人类犯罪的这一入口，也一定要在人类的痛苦中找到自己的入口。不幸的是，现在没有一个人不在某种程度上亲自成为罪孽制造者中的一个股东，因此使自己理应分享应受的惩罚。

我们的文化因此一定不能忽略对人的武装。让他及时知道他生而处于战争状态，全体国民以及他自己的利益都要求他不应该在和平的草地上跳舞，而应该保持警觉和镇定，既不反抗雷电，也不惧怕雷电；让他将生命和名誉紧握在自己手里，并以绝对的文雅，以自己表达的绝对真理和行为的正直，勇敢地面对绞刑架和暴徒。

人人内心都有一种嗜战的态度，都倾向于战争这种永恒的罪行，他想以此证明自己单枪匹马就能对付敌人的千军万马。对人

灵魂中的这种战争倾向,我们称之为英雄主义。它最野蛮的形式就是对和平、安全的蔑视,而这就造成了战争的魅力。是轻视谨慎的抑制的自信以自己无穷的能量和力量修复了自己可能遭受的伤害。英雄就是心灵平衡的人,任何干扰也动摇不了他的意志,他只是文雅地,可以说是愉快地伴随着自己的音乐进发,在可怕的警报声中、在普遍的放荡中、在弥漫着的纸醉金迷的欢笑中,他都是这样。英雄主义中没有任何哲学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它似乎并不知道其他灵魂与它是同一种质地。它也有自己的骄傲,它是个人主义的极端形式。然而,我们必须发自内心地尊敬它。在伟大的行动中,似乎有一些东西不允许我们进一步探究它。英雄主义只凭感觉,却从不推理,因此它总是对的。虽然不同的出身、不同的宗教以及更伟大的思想行动会修正或甚至推翻整个特殊的行动,然而,对英雄而言,他所做之事都是最高尚的行为,是不允许哲学家或神学学者审查的。只有那种没受过学院教育的人才会信誓旦旦地说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种素质,使他能够忽略消费、健康、生命、危险、憎恨和指责,并且知道他的意志比一切实际的和可能的敌人的意志更高、更杰出。

英雄主义与人类的呼声是相矛盾的,有时还会与伟人和善良者的声音相矛盾。英雄主义是对人性格中的某种秘密冲动的屈从。现在,它的智慧只对他显现,而不会对别的任何人显现,因为每个人在适合自己的道路上都会比其他任何人看得远一些。因此,公正的聪明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生气,直到一小段时间过去之后才会平息,随后他们才看到自己与自己的行动一致起来了。一切谨慎的人都明白:与感觉的繁盛相反,行动是纯洁的,因为每一种英雄行为都要通过自己对某种永恒之善的蔑视来衡量自己。但他最终发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随后,谨慎者也会赞美他了。

自信是英雄主义的本质。它是战时的灵魂状态,其最终目标是对谎言和谬误的最后抵抗,是忍受一切能被罪恶的因素影响的力量。它说出了真理,它是正义的、慷慨的、友好的、温和的,它嘲笑一切精打细算,也嘲笑被人嘲笑。它坚忍不屈。它是一种无畏的勇敢和永不枯竭的坚定。它嘲笑的对象是日常生活中的渺小。那种点缀于健康和财富之上的错误的谨慎只是英雄主义的笑柄和嘲笑的对象。英雄主义,如柏罗丁所说,几乎耻于自己的肉体。那么,它对小糖果、猫的摇篮、厕所、赞美、争吵、卡片和牛奶蛋糕这些折磨着整个社会的才智的东西又会怎么说呢?善良的本性为我们这些可爱的生物能带来什么快乐呀!伟大与渺小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当精神不再是世界的主宰时,它随后就成了自己的欺骗者。然而,渺小之人受到那么大的欺骗却一无所知,他那么轻率,那么易信,他生来是红色的,死时却成了灰色的;他打扫着自己的洗手间,照顾着自己的健康,品尝着美味的食物和烈性酒,专心致志于一匹马或一杆枪,因一些小小的谣言或小小的赞美而快乐。伟大的灵魂除了对这种真诚的无所事事加以嘲笑外别无选择。“实际上,这些谦卑的考虑使我不再爱伟大了。记下你有多少双丝袜,也就是说,记下这些或那些是桃红色的袜子;或记下你衬衫的存货清单,说这件是多余的,那件是有用的,这些对我来说是多大的耻辱呀!”

市民们根据算术法则来考虑在自己的火炉旁接待陌生人的不便,狭隘地计算时间的损失和不寻常的炫耀;高品质的灵魂将不合时宜的经济扔回到生活的拱亭之下,并且说,我将服从上帝,他将提供牺牲和火。伊比恩·郝克拉是阿拉伯的地理学家,他说在布哈拉人的殷勤好客中包含着一种极端的英雄主义。“我在布哈拉时,看到过一座巨大的建筑,像一座宫殿一样,它的各个大门始终敞开着,都用大钉子固定在墙上。我问其中的原因,有人告

诉我，无论白天还是黑夜，这座建筑物从来没关过门，这样已有数百年了。陌生人无论有多少人，也无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可以随意进去；房子的主人有足够的房间接待客人以及他们的牲畜，若客人在此逗留一段时间，这是主人最开心的事。而在其他任何国家，我都从未看到过类似的事情。”高尚的人非常了解那些为陌生人提供时间或金钱或庇护的人——他们这样做只是出于爱，而不是为了卖弄和炫耀——似乎上帝也对他们负有义务，宇宙的补偿法则就是如此完美。通过某种方式，他们似乎已失去的时间得到了补偿，他们似乎忍受的痛苦也报答了他们自己。这些人煽旺了人类爱的火焰，并且提升了人类的文明道德标准。但好客一定要是为了服务，而不是为了炫耀，否则它就会摧毁主人。勇敢的灵魂冒险太大，因而不能凭着自己的桌子和衣饰来提高自己的价值。他付出自己拥有的东西，而且是所有的东西，但他自己的庄严却可以赋予他一种更好的优雅以便供给燕麦和纯净的水，而他们用于城市的盛宴时却没有这份优雅。

英雄的节制的原因也是由于他不想玷污自己已拥有的价值。但他爱节制并非因为它的优美，也不是因为它的严肃。他似乎不值得费神去故作严肃，并严厉地拒绝食肉喝酒，拒绝抽烟、抽鸦片、饮茶、穿丝衣、戴银饰。一个伟人几乎不知道自己如何吃饭、如何穿衣，但没有了阻拦或精确，他的生活则是自然的、充满诗意的。约翰·艾略特，这位印度的改革家，他喝水，却也谈到了酒：“这是一种高贵、大度的液体，我们应谦卑地感谢它，但是据我所知，水是在它之前制造出来的。”大卫王的节制更值得一提，他将自己的三个武士冒着生命危险带来给他喝的水倾倒在贵族面前的地面上。

据说布鲁图^①在菲利皮^②之战后自杀时,曾引用了欧里庇得斯的一句台词:“噢,美德!我一生都在追随你,最后却发现你原来只是一个幻影。”我不怀疑英雄会因这句话而遭到诽谤。英雄的灵魂不会出卖自己的公正和高尚。它不求吃好睡暖。伟大的实质就是感觉到美德足够了。贫穷就是它的装饰品。它不需要丰富,并且可以很好地避免自己的损失。

但英雄阶层最能引起我遐想的是他们所表现出的好性情和狂欢。能够出色地完成共同的责任,能够严肃地忍受困苦并进行冒险,这是人生的一个顶点,但这些可贵的灵魂将舆论、成功和生命看得如此之轻,以至于他们不会因敌人的恳求或悲哀的表示而安慰他们,而是始终保持自己惯有的伟大。西皮罗被控盗用公款,虽然他手里就拿着为自己辩护的状纸,却拒绝等待可以证明自己无罪的辩护,他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于是就当着陪审团的面将辩护状撕得粉碎。苏格拉底也谴责自己一生都保持着在城市公共会堂里的一切荣誉,而托马斯·莫尔爵士幽默地对待绞刑架,也是出于同样的性情。在博蒙特和弗莱彻的《海上旅行》中,朱勒塔是这样地责问勇敢的船长和他的同伴的:

朱勒塔:为什么,奴隶们,我们有权力吊死你们?

船长:很可能是这样。于是,我们也就有权力被你们吊死,并且蔑视你们了。

① 布鲁图(公元前85—前42),罗马贵族派政治家、刺杀恺撒的主谋者,后来逃到古希腊,集结军队对抗安东尼和屋大维,因战败自杀。——译者注

② 菲利皮是古希腊马其顿地区的古城,今已毁。公元前42年安东尼和屋大维在此战败布鲁图和卡斯苏斯。——译者注

这些回答是正确的、完整的。运动就是完美健康的开放和闪光。伟大的意志不会屈尊重视任何东西，一切都一定像金丝雀的歌声一样快乐，虽然这只是数千年以来一直阻碍着地球上古老而愚蠢的教堂的消失或城市的兴起。单纯的心将这个世界的一切历史和习惯都抛至脑后，天真地反抗着世界的“蓝色法规”^①，玩着自己的游戏。如果真能这样，我们就能看到人类聚集在幻象之中，虽然整个人类的眼睛都看到他们穿着高贵而严肃的德行和影响的外衣，但他们就像在一起嬉笑的顽童。

这些美好的故事对我们的吸引力，以及浪漫传奇的故事对男孩子们的魔力——他们在学校将这些被禁之书藏在长凳之下偷偷地阅读——还有我们对英雄的喜爱，是对我们来说有意义的主要事实。所有这些伟大而超凡的特性也都是我们所拥有的。如果我们张大了眼睛来看古希腊人的力量、罗马人的骄傲，我们会发现自己已经表现出了同样的感情。让我们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为这个伟大的客人留出一席之地。我们要想获得价值，第一步将是纠正我们与时间和空间、数目和形状之间的迷信联系。为什么雅典、罗马、亚洲、英国这些词天天在我们耳旁回响，使我们激动不已呢？心灵所处之地，亦即缪斯所居之地、众神逗留之所，绝不是什么闻名之地。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河、波士顿海湾，你认为这些都是无足轻重的地方，你的耳朵喜欢外国的名字，喜欢历史上值得纪念的地方。但我们就在这里。而且，如果我们愿意多逗留一会儿的话，我们会慢慢认识到这里是最好的。只要保证你留在此地，艺术和自然、希望和命运、朋友、天使和神灵都将不会离

① “蓝色法规”是指美国历史上殖民地时期清教徒社团颁行的法规，包括禁止星期天营业、饮酒等世俗活动，这一法规源自印在蓝色纸上的关于安息日规定的报道，美国独立战争后大部分州废除了此项法规。——译者注

开你所住的房间。勇敢而充满柔情的伊巴米浓达在我们看来似乎并不需要为天国而献身,似乎也不需要为叙利亚的阳光而献身。他现在就安息在自己应居之地。新泽西这一优美之地足可以使华盛顿闲庭信步,伦敦的大街小巷也够弥尔顿走的了。伟人在人们的想像中将自己所处之地变得温和可亲,使这里的空气变成一切优美的灵魂所深爱的因素。有最高贵的心灵居住的国家就是最美丽的国家。在读到伯里克利、色诺芬、哥伦布、巴亚尔^①、锡德尼、汉普登^②的英雄行为时,我们想像中充满的各种画面使我们懂得了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渺小。根据我们生活的深度,我们不应该仅仅用庄严或民族的辉煌来装饰我们的生活,并且依循在我们的一生中都能吸引人和自然的原则行事。

我们已经看到过或听说过许多与众不同的从不成熟的年轻人,或者说他们的行为在实际生活中并不与众不同。当我们看到他们的风度和态度时,当我们听到他们谈论社会、谈到书、谈到宗教时,我们崇拜他们的优秀品行;他们似乎蔑视我们整个的政治形态和社会状态,他们俨然一副被送来发动革命的年轻巨人的做派。但他们进入了一种积极活跃的职业,而正在成形的巨人则缩小成普通人的模样。他们所用的魔法就是理想的倾向,而这种方法总使实际变得可笑。但当他们自己将驾驶太阳的马用来耕种农田时,强硬的世界就已在报复了。他们没有找到榜样,也没找到什么同伴,他们的心变得衰弱了。随后会怎么样呢?他们在自

① 巴亚尔(1473—1524),法国军人,屡建战功,被封为骑士,人称“无畏无瑕骑士”,最后战死在意大利战场。——译者注

② 汉普登(1594—1643),英国国会领袖之一、税务专家,曾在下议院激烈反对国王查理一世擅自征税,英国内战中指挥埃奇丘陵战役(1642),翌年在同王军作战中受重伤而死。——译者注

己最初的雄心壮志中给出的教训依然是真实的,一种更好的勇气 and 更纯洁的真理终有一天会重新组织起他们的信仰。否则,为什么一个女人应将自己比做历史上的某个女人呢?为什么她认为,因为萨福^①,或塞维尼侯爵夫人^②,或德·斯塔尔夫夫人,或居于修道院中的有天才和有教养的灵魂不能满足想像和安详的忒弥斯^③,所以就没人能——肯定她也不能呢?为什么不能呢?她有一个新的、从未尝试过的问题要解决,这或许是一直繁盛的最幸福的自然。让这个女人以坚毅的灵魂安详地走在自己的路上,接受每一个新经历的暗示,反复探究一切吸引着她的眼睛的东西,这样她就可以领悟到自己新的存在的魅力和力量,这是在太空深处绽露的一个新的黎明。漂亮的女孩子常决然而骄傲地选择自己的影响力,并以此反抗干涉,但却如此无意取悦于人,如此固执,如此高傲,并且诱使每一个旁观者都多少注意到她自己的高贵。安静的心鼓舞着她;噢,朋友们,永远不要因恐惧而突然下帆!要么极夸张地驶进港口,要么就与上帝一起驶向大海。不要虚度此生,因为每一个从旁边闪过的眼睛都会为这景象而欢呼,而变得文雅。

英雄主义的特性就在于其持久性。人人都有游移不定的冲动,慷慨大方也都是间歇性的。而一旦你选择了自己的角色,那就要遵守它,而且不要软弱地试图与世界妥协。英雄不能成为普

① 萨福(约公元前612—?),古希腊女诗人,作品有抒情诗9卷、哀歌1卷,仅有残篇传世。——译者注

② 塞维尼侯爵夫人(1626—1696),法国女作家,惟一作品《书简集》,其中收有同女儿的通信,反映路易十四时期的宫廷生活与社会生活,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译者注

③ 忒弥斯,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法律和正义的女神。——译者注

通人，而普通人也不能成为英雄。然而，我们都有劣根性，那就是总希望在这些行动中得到别人的同情，而这些行动的卓越之处在于：它们已超越了同情，而求助于一种迟缓的公正。如果你为自己的哥哥服务，那是因为你适合为他服务；当你发现谨慎之人并不赞扬你时，你也不要违背自己的诺言。坚持自己的行动，而且，如果你已经做了什么奇怪之事、异常之事或打破了我们这个有教养的时代的单调，那你就赞美你自己吧。我曾听人给一个年轻人提出了一个高尚的建议：“总做自己怕做之事。”一个质朴勇敢的性格，当他承认战争之事是快乐的，而又不后悔自己没参加战争时，他就从不需要道歉，但他应以福基翁的冷静来思考自己过去的行为。

没有什么弱点和暴露是我们不能在思想中找到安慰的。这是我肌体的一部分，是我与自己的同类之间的关系与义务的一部分。自然与我约定过，说我永远不应处于不利地位，永远不应崭露头角吗？让我们慷慨对待自己的尊严以及自己的金钱。一劳永逸的伟大与舆论无关。我们之所以说出自己的仁慈，并不是因为我们因它们而受人赞扬，也不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们有伟大的优点，而是因为我们行为正当。这是一种致命的错误，就如在别人列举自己的仁慈之举时，他所发现的缺点一样如此。

说实话，或者说得严重点儿，以严苛的节制生活，或者说以极端的慷慨生活，似乎是一种禁欲主义，而这种普通的善良性情应属于那些生活安闲富足的人，他们以此来表示他们感到自己与许许多多受苦的人之间具有一种兄弟般的感情。我们不仅需要通过承担节欲、债务、孤独和寂寞的惩罚来显露和锻炼我们的灵魂，而且聪明者还应勇敢地观察那些有时侵犯我们的罕见的危险，并且要使自己通晓疾病的各种隐蔽的形式，通晓各种咒骂的声音以及暴死的情景。